

JISIJIAREN

[美] 西德尼·谢尔顿 著
李瑞华 杨自俭 译



继嗣佳人

安徽文艺出版社

JISIJIAREN



[美] 西德尼·谢尔顿 著

李瑞华 杨自俭 译

继嗣佳人

安徽文艺出版社

Sidney Sheldon

BLOODLINE

据伦敦 Pan Books Ltd

1979 年版译出

继嗣佳人
继嗣佳人

〔美〕 西德尼·谢尔顿 著

李瑞华 杨自俭 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回龙桥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3.375 插页：2 字数：275,000

1986年11月第1版 1986年11月第1次印刷

1987年3月第2次印刷 印数：30,001--80,000

统一书号：10378·136 定价：2.00元

内 容 简 介

这部长篇小说是美国当代著名的暴露文学作家西德尼·谢尔顿的代表作之一。

位居世界第二的罗夫医药公司董事长被人暗算身亡，围绕着董事长职位的继承权，在公司内外展开了一场错综复杂的斗争。小说通过罗夫家族成员之间的相互倾轧和勾心斗角，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道德的败坏以及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作者以冷峻的笔触，剖析了现代西方社会的顽症，可以帮助读者加深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认识。

暴露文学是在本世纪初揭发黑幕运动中产生的。西方统治阶层对此惶恐不安，指责这批作家“专门揭发隐私者”。这类作品故事性强，人物性格鲜明，时间、空间跨度大，文字明快简捷，艺术感染力强，赢得了广大读者，所以这类暴露文学不但未被统治者压迫，反而日益发展，成为当代美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献 给

亲爱的纳塔利

作 者 的 话

虽然这是一本小说，但它的背景是完全可信的。不少人对我的调查研究给予了很多帮助，在此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在把他们提供的信息恰当地运用于小说创作时，假如我根据故事的需要扩大或缩小了一定的时间范围，这将由我承担全部责任。特向以下的友人和部门致以最深切的谢意。

南加利福尼亚大学

玛格丽特·M·麦卡伦博士

布雷迪药学院院长

格雷戈里·A·汤普森博士

伯恩德·W·舒尔策博士

瑞士巴塞尔

朱迪·弗莱什博士

德国柏林

冈特·西贝尔博士

伦敦警察厅

苏黎世侦缉处

柏林侦缉处

英国伦敦

查尔斯·沃尔福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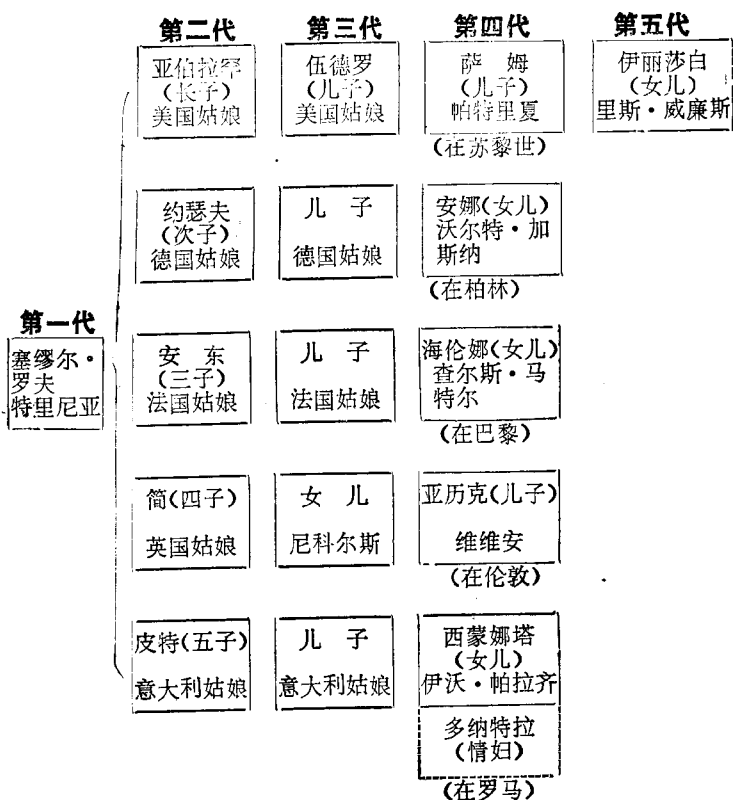
还有

使一切事情具备了可能性的乔加

医生将会用鳄鱼粪、蜥蜴肉、蝙蝠血、骆驼唾液……精心地配制出一种混合药剂。

引自公元前一五五〇年
埃及莎草纸抄本。抄本
上记载了古埃及人用过的
八百一十一个药方。

罗夫家族谱系



【注】每个方格中的人物均为夫妇关系，其中称呼皆对前一代而言。

上 部

—

伊斯坦布尔
九月五日，星期六
晚上十点

夜，还没有宁静。

在一幢大楼的办公室里，里斯·威廉斯独自坐在哈齐布·克发的写字台旁。办公室内没有开灯，里面一片漆黑。他两眼茫然地望着窗外，玻璃窗上积尘斑斑。窗外伊斯兰教清真寺里矗立着巍峨的尖塔，塔形结构古老，难以看出是什么年代修建的。里斯多次周游全世界，世界上有十几个国家的首都，使他流连忘返，他住在那儿象在家里一样安适自在。然而在他最喜欢的城市中，首先还是要数伊斯坦布尔。游客一到这儿总喜欢先去贝约格鲁大街，或希斯顿区那华丽的勒莱什勃酒吧间，可是伊斯坦布尔吸引里斯的却只有那些穆斯林才知道的一些偏僻的角落：那些喧闹的小集市，那些穆斯林远途跋涉前来朝觐的圣贤之墓……

多少年来，他一直安静而耐心地等待着，宛如猎人狩猎，渔翁垂钓，宛如神话中的王子耐着性子等候着公主。这种耐

性只有能控制住自己躯体和感情的人才具有。他是威尔士人，一头乌发，皮肤黝黑，英姿勃勃。一双深蓝色的眼睛，闪射出深邃的智慧之光，显示出他那刚毅果断的性格和深谋远虑的胆识。他身高六英尺还多，体型健美，一看便知，他很注意身体的保健。

室内充满了哈齐布·克发留下的气味。有令人作呕的烟草香味，有刺鼻的土耳其咖啡苦味，还有哈齐布·克发那油光光的肥胖身体所散发的怪味。里斯对这一切都毫无感知，他一直在想着，一小时前接到的那个电话，电话是从夏蒙尼打来的：

“……骇人听闻的意外事故！威廉斯先生，请相信，我们全惊呆了。事故发生得那么突然，根本无法营救。罗夫先生当场身亡……”

这真是个晴天霹雳般的噩讯。

萨姆·罗夫是罗夫父子医药公司的董事长。这个罗夫家族的公司是世界上第二个最大的医药公司，它拥有几万亿美元的资金，它的分公司遍布世界各地。萨姆·罗夫丧生，这简直不可设想！他生前总是那么生气勃勃，充满活力，似乎有着用不完的力量。他一年到头争分夺秒地到处奔波。经常乘飞机到世界各地的分公司和附属厂检查指导工作。他每到一地，又是解决棘手的问题，又是提出崭新的主张，促使人人做事尽力，个个工作认真。他虽然结过婚，有一个孩子，但他真正的兴趣却完全集中在他的事业上。萨姆·罗夫才华出众，能力非凡。谁能来接替他的职位？他留下的那宏伟的产业何人有能力来管理？萨姆·罗夫显然还没有选好他的接

班人。但是他也决不会想到，竟然五十二岁就结束了生命。他满以为还有充分的时间来挑选继承人。然而命运残酷地破坏了他那美丽的蓝图。

办公室里的灯光突然亮了起来，里斯·威廉斯转眼看着门口，但灯光耀眼，他什么也没看清。

“是威廉斯先生！我不知道有人在这儿。”

进来的人叫索菲。她是公司的一位秘书。里斯每次来伊斯坦布尔，公司都派索菲随同前来。索菲女士是土耳其人，正值二十五六的妙龄。她的脸形俊俏迷人，体态丰满，腰肢柔软，风姿潇洒，富有风情月意。她曾向里斯暗示，只要里斯有所需求，她就给他欢乐，能使他满足。然而里斯并无此情趣。

这时，索菲又开了口：“我回来要为克发先生赶写几封信。”接着她又柔声问道：“也许我能为您做些什么事吧？”

她步步向桌子逼近，里斯觉察到她又在向他卖弄风情。

“克发先生在哪儿？”

索菲摇了摇头，表示遗憾，“他已经下班了。”她用那柔软的手，灵巧地抚平了连衣裙的前身。“您有什么事要我帮忙吗？”她用眼睛凝视着他。她两眼水汪汪乌溜溜，透着异样的神采。

“有的。”里斯说，“去把他找来。”

她蹙起眉头说：“我不知道他会去哪儿——”

“到克万萨里或麦马拉去找找看。”里斯想，克发可能在克万萨里，他的一个情妇在那儿以跳肚皮舞为职业。只是

谁也摸不透克发，尽管他到处寻花问柳，但他也可能和妻子在一起。

索菲抱歉地说：“我尽量去找，可是恐怕我……”

“告诉他，如果他一小时后还不到我这儿来，我就要辞退他。”

索菲脸上的表情陡变，“我一定尽力，威廉斯先生。”她匆匆向门口走去。

“把灯关掉！”

不知怎么地，在黑暗中坐着，思考问题要容易些。萨姆·罗夫的形象不时地闯入他的脑海中。在九月初这个季节，勃朗峰应该算是比较好爬的。在此之前，萨姆也曾几次试攀，但每次都是由于暴风雨的阻挡，而没能到达顶峰。

“这一次我要把公司的旗帜插到山巅。”他开玩笑似地对里斯保证。

然而，就在不久之前，里斯正在办理离开佩拉宫旅馆的手续，打来了这个电话。电话中那紧张的声音似乎还在他的耳边回响，“……当时他们正在冰川的上方作工字形的攀登……罗夫先生不慎失足，他的绳子断了……他掉进冰隙，坠入无底的冰川之中……”

里斯似乎在想象中看到了那当时的情景。萨姆从高空坠落在冰块上，那冰块又毫不留情地把他弹了出去，抛进了冰隙。他强迫自己不去想那惨景，那已经不可能挽回了。现在急需安排眼前的几件大事。萨姆·罗夫身亡的噩耗必须通知他的家族成员，而这些成员分散在世界各地。必须迅速准

备发布讣告，这个新闻将象冲击波一样传遍国际金融界。公司当前正面临着经济危机，要尽一切可能，缩小萨姆·罗夫死亡所引起的波动。这一切都压在了里斯的肩上。

里斯·威廉斯九年前第一次见到萨姆·罗夫。当时里斯只有二十五岁，在一家很小的医药公司做销售经理。里斯精明强干，才华横溢，富有创造性。随着公司的扩大，里斯的名声也迅速地传开。罗夫父子医药公司聘请他去任职，他拒绝了。于是，萨姆·罗夫把里斯所在的那家医药公司整个地买了下来，并派人把里斯请来。甚至此刻，里斯仍然能够清楚地记起他们初次会面时，萨姆·罗夫表现出的那种压倒一切的胆略和气概。

“罗夫父子医药公司才是你的用武之地。”萨姆·罗夫对他说，“这就是我买下你任职的那个公司的原因。”

里斯既感到荣幸又感到有种身不由己的不快。“假如我不想待下去呢？”他问道。

萨姆·罗夫微微一笑，满怀信心地说：“你会想待下去的，我和你有共同之处。里斯，我们两人都有雄心壮志，都想把整个世界变为己有。我将要你看到如何达到这宏伟的目标。”

这些话很有魔力，使这个青年人整个身心都燃起吞没世界的欲望之火。萨姆的这些诺言，完全满足了他的欲望。里斯的经历是萨姆·罗夫从未体验过，也无法知道的。他面前的里斯·威廉斯似乎实际上并不存在，他是贫穷和绝望创造出来的一个神话式的人物。

里斯出生在英国格温特和卡马森煤区附近的地方。煤区地处威尔士的山谷，那儿一片黛绿。由于沙岩层、碟形石灰岩层和煤层，随着山坡的高低而变化，山谷中不时可以看到红色的断层。他在童话般的国土上成长，那儿的地名本身就是一首首优美的抒情诗：布雷肯、宾发恩、本达林、格林科鲁格、迈斯特格。那儿地下深埋的煤，形成于两亿八千万年前，那儿流传着很多故事。那个地方曾经是密林覆盖，据说一只松鼠从布雷肯灯塔跑到滨海可以完全不触陆地。可是后来发生了工业革命，冶铁工业的炉火吞噬着大量木炭，那美丽的绿树，纷纷倒在烧炭人的砍伐声中。

幼年的里斯成长过程中，脑子里装满了另一个时代和另一个世界里的英雄人物的故事。罗伯特·法勒由于不肯发誓禁欲，不肯抛弃妻子，被罗马教会绑在木桩上活活烧死。古德海韦尔国王在十世纪为威尔士设立了法律。凶猛的武士布赖真生育了十二个儿子和二十四女儿。他在自己的国土上猛烈地击退了所有入侵的敌人。少年里斯成长的地方有着光辉的历史，但也并非事事荣耀。里斯的祖先个个都是矿工。幼小的里斯常常听他的父亲和叔叔们讲述矿工的悲惨遭遇。他们谈到那些失业的可怕年月，那时富饶的格温特和卡马森煤区，由于公司和矿工之间激烈的斗争而停产，极度的贫困侵蚀了矿工的决心和自尊，他们失去了勇气和力量，最后向公司投了降。

煤矿重新开了工，矿工们又进了另一种人间地狱。里斯家里的人大多数埋葬在煤矿上，有的死在矿井之下，有的得了硅肺，终日咳嗽，最后丧命。几乎没有人活过三十岁。